

陣綫報

語錄

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

毛澤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2717

427 期 28-3-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又一個壓迫性的財政預算案

〔接上期〕

※所有一切皆是替外國壟斷資本服務和鎮壓人民的※

李光耀傀儡集團並沒有把徵收來的賦稅用於對廣大勞苦群眾有利的社會福利方面去，那麼，它又把這些勞苦群眾身上榨取過來的賦稅用到什麼地方呢？

與過去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一樣，1971/72年的預算案也是大部份用於所謂“國防部”方面去。在1970/71年，用在偽“國防”和偽“內政”的是3.29億元，或總預算開支的31.7%！而在1971/72年的預算案里這個數目又增加到4.84億元或總預算開支的37%！如果再加上來年發展預算案用在“國防”方面的1.00億元的話，那麼，用在所謂“國防”和“內政部”的總數目竟達5.84億元了！這就是佔將近它們所大力吹播的所謂國內總生產量的10%。

在來年，要用於所謂“國防部”和“內政部”的數目已經十倍於1966年，而三十倍於1960年了。看！這個數字是何等的驚人啊！它們就是把這些龐大賦稅拿來擴充傀儡警察和軍隊，買殘舊的二手槍械、坦克車、噴射機、火箭、戰艇和擴建軍營以及其他的設備。與此同時，尚有上千上萬的青年被強迫去當傀儡軍、后備警察、警衛隊等。

這一切是為着什麼呢？它們不是為着加強生產和提高人民的收入，而是把人民調離他們的工作崗位和減少了他們的家庭收入！它們不是要進行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而是為着要適應美英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需求，更方便它們進行其所謂“尼克松政策”與所謂英軍“撤退”！它們也不是為着捍衛馬來亞人民，而是為着要鎮壓人民和更好的替外國壟斷資本服務！由此可見，反動當局是把從人民身上榨取過來的三分之一賦稅用在建立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方面。

單就這一點便可見1971/72年的預算案實在是一個殖民地的預算案，它完全全是為着美英帝國主義服務的。李光耀傀儡集團卑鄙無恥、奴顏婢膝的討好帝國主義，在它們的所謂“經濟服務”(1.31億元)和所謂法定支出(2.05億元)里也可以看得出來。迄今為止，它們把億億萬萬的公帑用在裕廊、武吉馬那、加冷盆地、東陵等地區建立最現代化的“工業區”，以方便外國壟斷資本投資。它們也開掘海道、建碼頭、建新的

更大的發電廠、建立環島公路、設立現代化電訊設備，一切都是在於為外國壟斷資本着想。其實，外國壟斷資本只須帶來一些機械，僱用一些本地的廉價勞動力，便可以榨取超額利潤了。在來年的預算案里，這個用在方便外國壟斷資本的數目尤為龐大！

發展預算案的整個用意也是這樣。它們在海岸填土，所謂“城市重建”、所謂“花園城市”運動；擴大道路、橋梁、陰溝；擴建機場及電訊設備等等，這一切都不是為着照顧廣大人民的利益，相反的是要適應國際壟斷大資本的需要。它們把3.50億元作為“貸款”給法定機構(如偽國家發展部)和給所謂政府全部或部份所有的，然而外國壟斷資本控制的工商企業。這只能意味着今后外國壟斷資本不須要帶很多的錢來，便可以在這里投資設廠而榨取超額利潤了。換句話說，反動派向人民榨取的血汗錢，它不但是用來建造有良好的基礎組織的現代化的“工業區”給外國壟斷資本，同時還貸款給它們，以方便它們更容易對工友進行剝削和榨取超額利潤！怪不得外國壟斷資本家把星島視為它們的天堂。

當然，傀儡當局這樣做，這並沒有什麼新鮮。一路來，傀儡當局都已經利用公帑來和外國壟斷資本“投資合營”，雖然那些工業是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控制。它們也以億億萬萬的公帑來替英帝在星島的投資作為賺取高額利潤的保證。然而
(轉入第二版)



我軍民運工作小組 打死打傷敵人六個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十四日廣播〕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某部的一個民運工作小組，英勇作戰，迎頭痛擊進犯的敵人。

二月十日，凌晨兩點，我軍一個民運工作小組，在勿洞附近某樹膠園休息時，受到敵人的突然襲擊，戰士們英勇反擊，經過十多分鐘激戰之後，敵人狼狽逃竄。據初步消息，我民運工作小組在反擊敵人的戰鬥中，打死敵人三個，打傷三個，我軍全體同志安全轉移。

敵人受了懲罰，又羞又惱，瘋狂迫害人民，無理地逮捕了附近地區的十二個群眾，暴露了它們野蠻無恥的本性。

血的控訴！

請閱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接第一版)

，傀儡部長也透露：將向國內外借款。人們不得不要問，如果有35.56億元的海外儲備金的話，然而它們又何必必要再向國內外借款來把現代化的“經濟服務”獻給外國大老板呢？可不要忘記，公債已是逐年增加，迄今為止，其數目已達到11.68億元，而在1971/72年所要付的利息就已經是1.81億元或者是整個總預算開支的13.7%！——這些都取之於人民身上的。這不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勾結外國壟斷資本，向勞苦大眾進一步的開刀的另一個具體的鐵証嗎？

相反的，用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數目則少之又少。其數目已從1960年的1500萬元而逐年減至1970/71年的900萬元！而在1971/72年的預算案里又將降至700萬元了！社會福利應救濟金以及肺癆病醫葯津貼，已從520萬元減少到340萬元，有很多的失業者 and 急需援助的人士根本得不到什麼“援助”！在原產局的畜牧、漁業、農業方面的預支也是極少，農民和漁民的利益全被忽視，但它們却用幾百萬元去鼓吹什麼旅遊業啦、建花園啦等等。在鄉村及貧民區里溝渠、暗溝及其他的衛生設備它們則置之度外，這也是為何最近芽籠士乃會發生流行傷寒症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傀儡當局過去、現在和將繼續下去的所做所為完全是為着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地大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1971/72年的預算案便是準備更好為外國壟斷資本服務的一個藍本。就整個教育制度的改變也是為着要更好的訓練越來越多的技術人員、工頭、工匠，而大學，也不過是適應外國壟斷資本的迫切需要來進行科學研究、訓練經理人才及高技術的人員而已！反動當局甚至用薪金稅收入的一部份來負擔老板作為賠償僱員參加“國民服役”的補償費和作為訓練僱員的聯合訓練計劃的費用。

相反的，真正的國民工業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却完全被忽略。學生被剝奪了求學的權力以擴大廉價勞動后備軍的隊伍。人民受到殘暴的壓迫。這便是李光耀傀儡政權本末倒置的傑作。

***“經濟成長”並沒有*
給人民帶來什麼利益**

以上所述，便是星島（馬來亞大陸亦相同）的殖民地制度的具體表現。這是李光耀傀儡1971/72年預算案顯示出來的政策，也即是它們一方面對人民進行血腥鎮壓，而另一方面奴顏婢膝的為美英外國壟斷資本服務的政策。為了要

誤導勞苦大眾。偽財長還胡說什麼“星加坡的經濟地位很穩固”、“經濟成長率高”、“外國投資在輸入固定資產中的步伐快速”和“在海外儲備金從1968年的27.89億元一直在穩定增加，到1970年尾的35.56億元。

但是，反動當局引用這些所謂例証是真正意味着什麼呢？對於那些須要繳納越來越高的賦稅的人士；在工作地點的工傷事故越來越多的工友，由於意外傷亡而只得到極少賠償的人士和由於生病到醫院或診療部時還須付醫葯費的勞苦群眾來說，其所謂“高度經濟成長率”，這只不過是瞞人耳目，自欺欺人罷了。

所謂“輸入固定資產快捷”（其實主要是屬於機器和其他設備），也不能夠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危機，儘管它們征青年入前往當兵，而暫時緩和澎湃的失業浪潮。

一個所謂“逐步增加的國外儲備金”，它沒有被用在這裡發展工商企業以提高生產和充作更多的社會福利服務（如衛生、教育等）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但却全被用來保證英帝的投資和促成其他國家的發展。這只是反動當局只為美英帝國主義服務而不顧人民死活的又一個說明。

其實所謂“經濟地位穩固”也是值得懷疑的。今天在外國輸入的機器和設備日益增加，而在星島裝配的製造品的輸出已經停滯不前，所以，貿易不敷的鴻溝已越來越大了。雖然無形的輸入是相當的龐大，然而，貿易的平衡並不能長久繼續樂觀的！再者，今天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景氣，再加上星島的轉口貿易也在逐日下降。在所謂“越南化”的進行中，輸往越南的石油和石油品又減少了三分之一了。因此，儘管是所謂“經濟成長高速率”，星島的經濟地位歸根到底也是不像反動派所說的這麼穩固吧！其實，這裡的經濟已是日益走向下坡了！

尤為重要的是，儘管反動當局要弄統計數字，失業的浪潮已日益高漲。就它們的自供：所謂工業化從1960年——1970年的十年內也不過只是提供了四萬個人的就業機會。現在每年就有二萬左右的學生離校求職，不久的將來，這個失業危機必定會爆炸的！傀儡當局也由此而大肆修路、進行城市重建，開闢旅遊業和提供其他一切方便來讓外國壟斷資本家投資（尤其是美國和日本），企圖刺激日益走向下坡的經濟危機。

***通貨膨脹和
日常生活費的提高***

但是，注重於機器與設備的工

業可以提供出來的就業人數是有限度的。雖然有許多的青年被征為傀儡兵，但是這也只能暫時緩和失業人士的數目和局面而已！即是把更多的美國與日本的資本輸入星島，但這也幫忙不了在“僱用法令”和“工業修正法令”下受到嚴重壓迫和剝削的工友。與此同時，美帝資本的大量輸入，尤其是鑒於美帝要用星島作為在東南亞探索石油和分配的基地，這只能為我們帶來更嚴重的色性泛濫和一個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物價的高漲和日常生活費的提高，這只能夠進一步減少入息本已低微的廣大工友的購買力！真的，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在與日本、美國、英國、澳洲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的逐年增加，顯示着星島越來越依靠外國壟斷資本的同時，星島與馬來亞內陸的貿易却逐年減少！連接星島與馬來亞內陸的星柔長堤已不再是一道橋梁，而是成為分割馬來亞為兩段的一重障礙物了。現在甚至連“馬星航空公司”也要分家了。這也就告訴了我們：拉克克、李光耀集團是如何的勾結其美帝主子來分裂我們的祖國和分裂祖國人民呀！

在今后的日子里，因為椰加達與吉隆坡政權雙方推行種族政策，而星島就更加孤立了，李光耀傀儡集團的經濟困難也必然會日趨嚴重。最近傀儡政權大力吹播什麼“亞細安”和“區域性合作”，但所謂“區域性合作”並非意味着各國人民的真正合作，它只意味着傀儡政權與其帝國主義主子的勾結，更方便外國壟斷資本（例如福特摩多）的奪取東南亞豐富資源、龐大的廉價勞工和市場。星島現在已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儲藏、交通、裝配、分配和電訊的中心。李光耀也不過是照顧星島這個倉庫的帝國主義的看門狗而已。很明顯的，人民的利益就被擱在一邊不理了。簡言之，這便是李光耀傀儡集團1971/72年預算案的內容了。

[續完]



終生為革命 英魂萬古青

記馮朝民的一生

豺狼當道，「自由民主」臭萬年

捨身取義，堅貞不屈芳千古

前勞工黨馬六甲支部主席、馬六甲市議會「議員」馮朝民烈士，已于本月十日在麻坡中央醫院被反動派迫害而死。拉扎克傀儡政權又欠下馬來亞人民一筆血債。

馮朝民烈士年僅三十一歲，生前會積極參加革命，領導人民展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殖民統治的鬥爭，是祖國的一位好兒女。

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的學生運動蓬勃發展，廣大的學生群眾英勇起來，舉行罷課、遊行示威，廣泛開展反迫害、爭人權的鬥爭。和千千萬萬具有滿腔熱血的青年學生一樣，在祖國偉大革命運動底號召下，馮朝民烈士毅然拋下書包，投入火熱的鬥爭烘爐，和祖國人民同呼吸、共脈搏。學生群眾英勇革命行動，使反動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立即伸出血腥魔掌，殘酷鎮壓。無數革命學生，被反動派野蠻逮捕監禁；至今仍有不少學生被監禁在黑牢中，受盡法西斯迫害。朝民烈士也光榮坐牢，而於一九六一年被反動派釋放。

恢復「自由」後的朝民烈士，並沒有放棄崇高的信仰和偉大的革命事業，相反的，他更加入馬來亞勞工黨，積極參加革命，領導馬六甲人民開展反迫害鬥爭。一九六三年，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強行成立偽「馬來西亞」，並舉行偽「選舉」，妄圖欺騙人民，偽裝「民主」門面。為利用所謂「議會民主」，教育人民，暴露敵人的新殖民主義政策，朝民烈士代表馬來亞勞工黨，參加馬六甲市議會選舉，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獲選為「市議員」。

朝民烈士雖貴為「議員」之尊，卻沒有絲毫官僚階級的作風，他仍時刻和人民群眾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九六六年，美帝戰爭販頭子約翰遜「訪問」馬來亞，妄圖推銷「亞洲人打亞洲人」的反動政策，為擴大印支侵略戰爭進行部署工作。全馬來亞人民都一致起來反對，「約翰遜滾出去！」的呼聲，響徹雲霄。就在朝民烈士積極起來領導馬六甲人民展開反美援越鬥爭的時刻，拉赫曼、拉扎克傀儡政權又進行「大掃蕩」，全馬性大規模逮捕優秀的革命領導幹部，妄圖一舉撲滅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烈火。朝民烈士又一次被野蠻逮捕，光榮坐牢。

在黑牢中，朝民烈士受到法西斯暴徒的野蠻毆打和殘酷迫害。在敵人的淫威面前，朝民烈士一貫地站穩革命立場，粉碎敵人的一切陰謀，捍衛組織，捍衛革命事業，保全革命氣節，體現一位英雄戰士堅貞不屈的本色。

四年來，朝民烈士的肉體和精神上，受到敵人極度摧殘，健康迅速惡化。數月前，經獄中醫生檢驗，認為朝民烈士患上血壓高病症；但過後不久，反動獄醫卻又認為他患上貧血。就在上月，朝民烈士的健康更加惡化，每晚失眠。經反動獄醫強

打七枚藥針後，朝民烈士的臉孔立即浮腫，嘴唇破裂，每晚嘔吐不已。朝民烈士曾多次向反動獄方提出送院留醫的要求，但被反動派無理拒絕。到二月二十六日，朝民烈士已處於昏迷狀態，全身劇烈地顫抖抽搐。獄中革命戰士，站在階級的立場，對戰友深受反動派的折磨而生命極度垂危，感到極大的憤怒。於是，政治被扣者的總代表向反動當局提出最強烈抗議和譴責，同時指出這是反動派行使的一項有計劃性的「政治謀殺」。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反動當局完全負責。在獄中革命戰士堅決鬥爭下，反動當局才不得不把朝民烈士送入麻坡中央醫院治療。經過×光的檢驗，醫生證明朝民烈士的胃生石。

鑒於麻坡中央醫院的設備較馬六甲醫院的設備為差，朝民烈士的家屬會要求反動當局將他調來馬六甲醫院治療，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政治「犯」不比普通人民，不能受到「優待」。三月九日，朝民烈士的父親還親自會見馬六甲政治部主任，呈函要求反動當局將朝民烈士調來馬六甲中央醫院治療。但是，毫無人性的反動派仍頑固不化，再度拒絕朝民烈士的家屬所提的合理要求，還胡扯什麼「麻坡醫院與馬六甲醫院的設備一樣」，妄圖推脫「政治謀殺」的罪責。三月十日下午，在得不到良好醫藥照顧的情況下，朝民烈士的病極端惡化，劇烈嘔吐，至入夜七時四十五分，終於抱着深重的階級仇、民族恨，與祖國戰鬥中的人民長辭而去。

當晚，朝民烈士的家屬會要求立即運屍回馬六甲，以便安排烈士的殯儀，然而，反動當局還是無理刁難，橫蠻拒絕。第二天晨，烈屬才運棺木至麻坡中央醫院，入棺後才運返馬六甲。在烈士未入棺前，麻坡拘留營的政治被扣者會派二位代表，前往瞻仰戰友遺容。麻營全體政治被扣者會要求在烈士棺木運經營前時，全體出來瞻仰，向革命中的戰友、堅貞不屈的英雄烈士致以最後的、也是最高尚的革命敬禮。然而，反動當局却無理拒絕，只准政治被扣者派二位代表出營外，其餘只能在營內瞻望。

拉扎克傀儡政權不但在朝民烈士生前進行殘酷迫害，在烈士死後，也對烈士的殯儀和葬禮，進行百般破壞。

三月十三日晨，反動政權派遣十多位便衣特務到觀音堂（即烈士殯儀所在），橫蠻搶奪掛在烈士靈前的一幅麻營反右戰友所贈的輓聯「血債血還」；同日午，反動派更動用全副武裝的偽軍警和特務人員，再度到觀音堂搶奪馬來亞政治被扣者家屬委員會所贈的一幅輓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三月十四日，反動政權從其老巢——吉隆坡——派遣七輛殘暴車和百多個全副

（轉入第五版）



熱烈歡呼中越兩黨中央 和兩國政府聯合公報的發表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廿日廣播】由周恩來同志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最近，應邀到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友好訪問，同越南黨政代表團就當前印度支那局勢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行了會談，並簽署了兩黨中央和兩國政府的聯合公報，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中越兩黨中央和兩國政府的聯合公報，充分體現了中越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和戰鬥團結，表達了越南人民堅決挫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政策的嚴正立場，顯示了中國人民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聯合公報的發表，是對正在瘋狂擴大侵略戰爭的美帝國主義的沉重打擊，是對英勇戰鬥的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巨大鼓舞。

中越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對尼克松政府的冒險性和瘋狂性作了充分的估計，並就如果對付美帝國主義可能採取的軍事冒險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越南方面鄭重宣布：遵循敬愛的胡志明主席的遺囑，越南人民堅決挫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政策和任何戰爭升級，把抗美救國事業進行到最后勝利。越南人民同兄弟的老撾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一道，堅決把美帝國主義從印度支那半島趕出去。

中國方面鄭重宣布：中國人民決不允許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地區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如果美帝國主義沿着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人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

這是鮮明的立場，堅定的語言，嚴厲的警告。大長了東南亞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幫兇和走狗的威風。公報的發表，必將對印度支那局勢和整個國際形勢產生重大的影響。

馬來亞人民抗英民族解放戰爭是世界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革命鬥爭的組成部份，我國人民在長期革命武裝鬥爭中，始終得到中越兩國人民的有力支援我們一貫把中越兩國人民的一切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把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在自己革命鬥爭的勝利，看作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熱烈地祝賀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最近在各個戰

場上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我們熱烈地歡呼中越兩黨中央和兩國政府聯合公報的發表。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貫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堅持革命原則，全力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如周恩來同志三月六日晚上，在河內人民歡迎大會上講話時指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教育我們，如果我們中間有誰講出不能幫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話那就是叛變，那就是背叛革命。我們將永遠記住毛主席這

一教導，對越南人民的革命鬥爭是這樣，對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這樣，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也是這樣。”

當前，印度支那局勢和整個國際形勢越來越有利於越南人民，老撾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不利於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不甘心自己失敗的美帝國主義，正在加緊增兵，擴大侵略老撾，強化侵略柬埔寨的戰爭，並且陰謀侵犯越南北方，美帝國主義這些新的極其嚴重的戰爭升級，直接威脅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安全，也威脅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但是，在中越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和戰鬥團結面前，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戰爭冒險必將遭到更加可恥的失敗。



陰險的花招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三日廣播】馬華公會一些頭目，二月七日在吉隆坡召開了所謂華人領袖座談會。據報道：大會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團結”。大會的主席李孝式和他的兩個兒子以及陳修信、李孝友、李三春等馬華公會頭子在會上大唱“華人團結”的高調，鼓吹“通過華人小團結達到國家大團結”的反動謬論。

團結的基礎是什麼？團結幹什麼？團結以什麼人為核心？李孝式陳修信之流在會上的講話以及大會通過的文告回答了這些問題。它們團結的基礎是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殖民地憲法和拉扎克法西斯王朝的“國家意識”。它們團結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對馬來西亞效忠不二，獻出生命，保衛國家”。它們叫喊華人的小團結必須以華族大買辦資產階級為核心，然後去促進各民族人民在以拉扎克集團為代表的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們鼓吹，必須改造馬華公會，使馬華公會不至於像第二號劊子手依斯邁所說的那樣“不生不死”，陳修信必須繼續領導馬華公會，因為到目前為止，只有他才能得到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信任。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華印族大買辦資產階級都是英帝豢養

的走狗，它們在經濟上互相依存又互相爭奪；在維護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利益的反革命事業中，它們又互相勾結，狼狽為奸。近年來，它們以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的一系列法西斯政策特別是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的政策，引起了各民族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使它們搖搖欲墜的殖民統治受到了日益猛烈的沖擊。作為傀儡集團小伙伴的馬華公會，在華人群眾中，這是臭不可聞的狗屎堆。在這種情況下，英帝國主義為了進行垂死掙扎，一方面撤換頭號傀儡，並且指使拉扎克集團，實行赤裸裸地法西斯統治，全面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另一方面，又重新起用老牌走狗偽政權的前任財政部長李孝式出面改組馬華公會，以便為早已不得人心的所謂聯盟政府打強心針，替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陰謀打掩護。所謂華人領袖座談會就是為了適應英帝及其走狗的反革命需要而召開的。

但是，馬來亞華族工農群眾以及其他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得到，所謂華人領袖座談會的矛頭，不是指向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敵人——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扎克集團，而是指向各民族勞動人

(轉入第十版)



傀儡集團 罪責難逃

· 敬烈 ·

在拉拉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加緊殘酷迫害政治“犯”的暴行下，被拘留在麻坡拘留營的馮朝民同志壯烈犧牲了，這是在傀儡集團的魔窟里被殺害的又一位革命烈士！這是雙手沾滿烈士的鮮血，嗜殺成性的劊子手——拉拉克對馬來亞人民犯下的又一新罪行！歷史，清楚地記下另一筆新的血債！

長期以來，拉拉克集團對政治“犯”的迫害罪惡累累，罄竹難書。殘酷毒打、折磨，致使政治“犯”的健康很壞，被虐待而致死的事件層出不窮，被秘密殺害的革命烈士更是不計其數。被拘禁在霹靂蘇都牙也集中營的政治“犯”，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廿日起開展反對拉赫曼、拉拉克集團野蠻迫害的正義鬥爭。敵人竟然在同年十一月廿七日晚上，出動全副武裝的警察，向堅持鬥爭的政治“犯”發動突然襲擊，殘暴地毆打手無寸鐵的政治“犯”，一直持續了近一個月才比較平靜下去。被監禁在華營的蘇輝明同志，由於長期的監禁致使他體弱多病，加上敵人的故意為難，終於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五日犧牲了。更駭人聽聞的是：在太平的政治隔離營里，有四個女游擊戰士被長期監禁，竟達十八年之久。這是多麼滅絕人性的迫害啊！拉拉克集團罪惡確鑿，鐵案如山，想賴也賴不掉，想逃也逃不了！

與此同時，拉拉克集團的同伙——李光耀集團也沒有放鬆對政治“犯”的野蠻迫害。被拘留在新加坡監獄的政治“犯”為反對迫害而開展的絕食絕飲鬥爭已超過一百天，目前仍在堅持當中。他們提出五項要求：無條件撤消所謂“工廠工作”制度；立即取消野蠻的“處罰”；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廢除家屬探訪時的各種監視；答復去年五·廿三改善待遇的基本要求；以及在政治“犯”和政治“犯”家屬、律師、記者面前書面答復上述要求。敵人不但置政治“犯”的合理要求於不顧，而且變本加厲地施行迫害。對絕食的革命戰士強灌牛奶，致使險遭窒息、下巴脫落、健康惡化的事件頻頻發生。最近，又指使法西斯暴徒行兇肆虐，乘着深夜時分沖進牢房，把革命戰士拉上來逐一毆打，打得戰友滿身傷痕，由頭至腳盡是一片青腫；而且還不斷吐血。政治“犯”的生命危在旦夕。

這樣，李光耀集團實際上是向馬來亞人民宣布：它要一意孤行地繼續迫害政治“犯”，它不僅準備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政治“犯”家屬的正義、合理要求，不管廣大

人民群眾的同聲譴責，而且打算進一步加緊迫害政治“犯”，只要能夠削弱、打擊、鎮壓政治“犯”的鬥爭，那怕是最駭人聽聞、最慘絕人寰的暴行都干得出。李光耀如此野蠻透頂、肆無忌憚，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李光耀集團的暴行再一次向馬來亞人民證明，它要依靠暴力機器來挽救垂危的狗命。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社會秩序”、“公眾安寧”，不過是動聽的名堂。昨天，在這些名堂下，數以千計的革命戰士遭受野蠻逮捕、長期監禁、無理驅逐，甚至判處死刑。今天，它又抬着這些名堂，瘋狂迫害政治“犯”，大力鎮壓革命群眾，甚至進一步對付政治“犯”的家屬。這只能說明李光耀集團是最大的暴徒，它已經打定主意要行兇到底，準備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

李光耀集團以為有英帝主子的撐腰，仗着暴力機器——軍警狗特，就可以任意迫害別人，宰割別人，要叫別人聽從它們的意旨，不得稍有反抗。這完全是白日做夢！今天再不是你們橫行霸道的时候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已經成為燎原烈火。你迫害政治“犯”，政治“犯”就有權進行反迫害的鬥爭；你使用各種嚴刑虐待政治“犯”，政治“犯”的家屬就可以使用各種方法揭露法西斯暴行；你越是想孤立政治“犯”的鬥爭，人民群眾就越是支援政治“犯”的正義鬥爭。李光耀集團企圖撲滅革命鬥爭的熊熊烈火，只能被燒得焦頭爛額，終究逃不脫葬身火海的厄運。

（接第三版）

武裝的偽軍警到馬六甲，在各交通要道布置崗哨，妄圖鎮壓烈士的出殯隊伍。然而，儘管反動派使出渾身解數，也不能阻止人民瞻仰烈士遺容的熱忱。馬來亞各地的千多位革命群眾，突破反動派的重重阻撓紛紛前來馬六甲。有着光榮鬥爭歷史的古城，又活躍着一片熱火朝天的鬥爭氣息。

當天下午一點半，浩浩蕩蕩的出殯隊伍正待出發，反動軍警頭目却出來無理阻撓，只准“百人送殯”和“沿着規定的路線行走”。革命群眾據理力爭，直斥反動派迫害

走投無路的光耀集團還異想天開，指使幾隻斷了脊樑骨的癩皮狗跳出來狂吠，公然捏造事實，誣蔑絕食鬥爭，妄圖貶低革命戰士的形象，混淆社會人士的視聽，以便掩蓋它的血腥暴行。它們胡說什麼“罷食鬥爭可笑”、“新牢房內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絕食者情況良好”、“半夜起來偷吃”、“罷食獄方供給的食物，仍然吃自己家屬帶來的食物”等等。但是，李光耀集團敢接受政治“犯”的家屬、律師、醫生和新聞記者進去探望獄中的真正情況，檢驗正在絕食鬥爭中的革命戰士的身體健康嗎？你們敢保證全體政治“犯”的人身安全嗎？你們敢公開審訊全體政治“犯”嗎？為什麼對這些挑戰你們不敢吱聲？為什麼對這些合理要求不敢回答？可見“罷食鬥爭可笑”或者，是一個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的彌天大謊。這種“老鼠踢大象，可笑不自量”的誣蔑，根本無損於革命戰士的崇高形象，只能使偉大的更加偉大，渺小更加渺小了。革命戰士的鮮血，已記下了李光耀集團的滔天罪行，血寫的事實豈是墨寫的謊言所能掩蓋！

被拘留在全馬各地數以百計的堅貞不屈的革命戰士，是祖國的好兒女，是我們的階級親兄弟。目前，他們的生命毫無保障，備受敵人的迫害和虐待，一切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豈能等閒視之。我們要再一次警告拉拉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你們必須保證全體政治“犯”的人身安全，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全體政治“犯”，否則，馬來亞人民決不會饒過你們的！我們要以最清楚的語言告訴傀儡集團：舊仇未報添新恨，血債要用血來還，馬來亞人民一定要為死難的同胞報仇！

烈士的血腥暴行和野蠻的破壞行動。反動軍警頭目理屈詞窮，却仍仗着威勢，死硬阻撓。在群眾的堅持下，反動派作了“讓步”，只要群眾把布條“收起來”，就讓隊伍通過。豈知當群眾收起布條後，反動派却得寸進尺，要求群眾把布條全數交出來，才能讓隊伍通過。群眾堅持布條決不能交給反動派。然而，烈屬為了使出殯隊伍順利通過，力勸群眾作讓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群眾才交出一部份布條。反動派却仗着狗威，恫言群眾若在半途重新舉起布條或高喊口號，將“毫不猶疑地”殘酷鎮壓，而後果却要群眾“負責”。到下午二時十五分，在鑼鼓的開道下，群眾高高地舉起多面輓聯，沿着市街大道遊行，送上義山。萬千群眾擠在市街兩旁，爭睹烈士遺容。

又一位革命烈士，長埋地下；英雄碑上，多一個不朽的名字。革命的業績，不屬的英魂，隨着紙鉅的飛揚，將千年萬代地傳頌。



毛主席著作選讀

論持久戰

(接上期)

(四) 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2)。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國援助上面(3)。台兒莊勝利(4)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應是“準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寇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5)。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綫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是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象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 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 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蘆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記，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綫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綫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綫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綫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

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衛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綫。這是我們早就提出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待續)

查注釋查

(2)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着的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產黨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3) 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4) 台兒莊是山東省南部的一個市鎮。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中國軍隊以四十萬人對日軍七八萬人，因而得到了勝利。

(5) 這是當時國民黨政學系報紙《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倖幸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台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擋住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整個國民黨當時都有這種倖幸心理。

(11)
1971

正視所謂“賑災義演”

〔按語〕：去年底和今年初，一場洪水，沖毀無數人民的家園，使數十萬人民無家可歸，這場災禍，從根本上說，是傀儡政權的反人民的政策所造成的。因為拉扎克傀儡集團不但不修水利，反而勾結帝國主義壟斷集團瘋狂掠奪我國天然資源，肆意砍伐原始森林，使泥土流失，河道淤塞。因此，它不是天災，而是一場人禍！

在這場災害中，拉扎克傀儡集團完全漠視災民身受的苦難，縮小災民數字，隱瞞災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妄圖推脫罪責。它們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耍弄“救濟”花招，企圖轉移人民不滿情緒。但是，事實教育人民，拉扎克傀儡集團的所謂“救濟”，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手段。廣大貧農，非但得不到“救濟金”，反而遭受傀儡集團的迫遷迫害。

是團結廣大人民，堅決要求傀儡政權賠償全部損失，抑或捐助賑款，幫助傀儡政權欺騙人民？

很遺憾的，長、鳳、新機構的一群影藝工作者，却看不到事件的本質，被拉扎克傀儡集團所誤導，前來馬來亞進行“賑災義演”。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是基於國際主義立場的支援，但在客觀上，却起着幫忙反動派欺騙人民的惡劣效果。因此，我們呼吁馬來亞人民，正視所謂“賑災義演”，並對階級敵人提高警惕。

以下是馬來亞半島的一群愛好健康文藝的青年致“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的兩封公開信，對“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所犯上的嚴重錯誤，進行詳盡的分析和批評，我們特予刊登，希望廣大人民能分清大是大非，不上反動派的當。幸甚！幸甚！

致「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的第一封公開信

親愛的“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你們好！

大約在兩個月之前，本地就已紛紛傳說，你們將前來為籌款賑濟災民而義演，現在你們果然是來了。

雖然我們對你們一向來（尤其自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港島五月抗暴鬥爭以來）堅持正派文藝路線發揚進步健康文藝，拍製為群眾所喜聞樂見、擁護熱愛的影片等正確的作法，仰慕良深。尤其對你們在年前勇敢地向港英反動當局展開的英勇鬥爭，致於崇高的敬禮。然而，你們這次在反動派的安排下，被誤導前來演出，却令我們萬分的遺憾。

我們在疼心之餘，覺得有必要向你們陳述我們的意見，並表明我們全力支持左翼人士對敵人仇恨的階級感情，發動對這次的演出，進行揭露敵人的政治欺騙新陰謀的杯葛運動。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這次邀請你們來的所謂“雪州華校校友會賑款委員會”是什麼貨色！

早在1965年以呂鴻元的所謂“馬華少壯派”便四處活動，游說並收買過去學運中的幹事出來成立“校友會”，以作為馬華的外圍組織，並申言“馬華唯有得到群眾組織的支持，在聯盟政府中說話才有力量”。可是在當時“馬華少壯派”這一陰謀活動並不很順利，這一方面受了正義人士的抵制，另一方面馬華內部的頑固派如許啓謨、陳東海等也極力地反對。不過也

有不少校友會在這時出現了，比如南大校友會，就是在與馬華取得協議下，從馬青“重要職員的手上”接管過來的，其首要人物傅孫中（此次演出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便是在星加坡被李光耀反動政權開除后，寫了悔過書申請回去就讀的開除學生之一。

1969年華校教總倡議籌建獨立大學。基於獨大的倡議符合維護民族教育運動，直接打擊了反動派消滅民族教育的陰謀。因此，各地各階層正義人士大力維護，掀起了一股“熱火朝天”的支持創辦獨立運動，而這些馬華御用的“校友會”也便利用這個機會大肆活躍起來，假借籌辦獨大的名義，樹立他們的名聲，以待機欺騙群眾。

在1969年的僑國會大選，馬華公會落個慘敗。自“五·一三”以來馬華一直處在死而不活的境地，毫無生氣，為廣大人民所唾棄。在聯盟內部馬華這具“政治僵尸”，實有被巫統拼棄的可能。因此，陳修信這只老狐狸為了復活馬華，便進行了一系列所謂改組的活動。吉隆坡、怡保、芙蓉等地相繼召開的所謂“華人團結大會”及在大會上陳修信上演的引咎自責的丑劇，實是欺騙群眾，恐嚇群眾的戲法，它正是利用華人團結的手段，吸收“新血”以改組馬華的。所謂“十人華人團結委員會”對“修憲”問題上的立場，不是已經暴露了它確實是一個為實現馬華出賣人民的反動目的的變種組織嗎？不也是充分証明了它們迫不及待地充當反動

派的“國家舊機器”進行修補補打掩護的御用工具嗎？

所謂“華人團結運動”不僅由陳修信、馬華一手推動，也是獲得巫統的允許，更受英美帝國主義所歡迎的。君不見我國內各種語文御用報章對它的歌頌嗎？所謂“華人團結運動”不僅是馬華利用以借尸還魂的把戲，它更是反動派利用以活躍“民主”，欺騙群眾的手法，而其中心目的，却是企圖在這烟幕彈遮掩下達到“修改憲法”的陰謀，進而推行民族壓迫的目的。今天，事實發展果然証明是如此。

你們這次演出的名堂是所謂“籌賑濟災黎”。對你們這種偉大的人道主義，關心貧困人民疾苦的精神致於崇高的敬禮。但是且讓我們來談談這次水災的根源與當局的“救災”措施吧！

每年十月到翌年正月是我國東海岸的雨季，這是由於東北季候風從太平洋上帶來了巨大雨量所造成的幾乎每年這個季節里東海岸一帶都有水災的發生，也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財物甚至人命的損失。可是一年復一年，十多年來當局並沒有進行修濬河道等必要的措施。這幾年來當局為了賺取外匯，特許國內外大資本家，無原則地砍伐我國的原始森林，以至雨水沖刷大量泥沙流入河道，致使河床日淺。因此，今年水災的災情特別嚴重。可見，這場水災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是反動政權嫁於人民的災禍，人民理直氣壯地向反動政權討債

（轉入第八版）



再致「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

的第二封公開信

親愛的「銀星藝術團」全體團員：

3月20日致給你們的信，相信你們都看過了吧，這裡僅作一些補充：

(一)所謂主辦「義演」當局，並不如你們所說的是「雪州華校校友會」，事實上真正的主持人是聯盟反動政權的法西斯統治機構「政治部」。「義演」乃由反動政權的「反共作戰心理專家」杜志超氏(義演大會主席杜志昌的兄弟)與反動政權的寵兒顏德堯等主持策劃、並由伙同早已被革命人民所拋棄的左翼叛徒杜志昌、趙榮儒、許博義、孫中等一小撮把持雪州華校校友會的敵奸以進步的姿態誘騙你們前來以實現其政治陰謀。

(二)主辦當局的高度欺騙性還表現在所謂「演出目的」上。叛徒許博義對群眾說：義演主要目的(1)提倡健康文娛(2)製造條件幫助恢復左派活動(3)促進中馬建交，因為長鳳新是中國的外圍組織，他們對來馬演出，起初也不能作出決定，而是中國從國內派出一位負責人來港才作出決定的。所以這次演出是中國向馬來亞伸出試探建交誠意的觸角。

我國目前的政治狀況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和本國反動派與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矛盾，構成當前我國矛盾的最根本的社會矛盾。今天，廣大人民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官僚資產階級極富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時代，即「拉扎克時代」。其統治特點是：高度欺騙性、種族主義和高壓。反動傀儡政權在外交上提出「東南亞中立化」，要求「大國特別是中國放棄他的侵略性，以保障東南亞小國的安全和中立」，大事偽裝「中立」；另一方面却伙同泰國、印尼反動派軍事鎮壓馬來亞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鬥爭。內政方面，製造1969年「5.13」民族大屠殺，並加緊剝奪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工作權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措施，使數十萬勞動人民陷入痛苦深淵。「義演」的所謂「建交」目的，就是配合反動派黑論調和擴散這一黑論調，而且在左派一再堅決拆穿其陰謀時反咬一口說由於「義演」會促進「中馬建交」，所以美蔣特務會進行破壞演出。今天，群眾議論紛紛，敵人的目的很明顯，主辦當局打着「左」的姿態，以挑起左派內部情緒，使群眾鬥群眾，讓大家都專注意識形態方面爭論不休，以致迷失方向，陷於不可自拔的境地。然而具有鬥爭傳統、經過無數鬥爭鍛鍊起來的左

派人士是能分辨大是大非的，惑言並不能取消群眾的對敵鬥爭。

我們倒想印証一下你們是否肩負「促進中馬建交」重任而來？

(三)「義演」工作從一開始就是包辦、獨裁和黑暗的。起初會議決定募得義款分給紅十字會等三個慈善團體，後來却由趙、許、杜三家店私下決定交給反動傀儡政權的「救濟中心」。票價本來決定半數以上為一元與五角券，並且已經交給印務局印了樣本，後來由趙、許、杜三家店私自提到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並改由付給他們佣金的印務局印刷，並說這樣才可預防左翼發動大量群眾來「鬧事」。票券交由13個校友會推售，現在却以「提防假票出現」為理由，抓住在少數人手里，全部要到演出當天才發賣，但據知有相當數量已流入黑市，以雙倍價錢出售，落入私囊。此外我們也証實了：主辦當局與反動傀儡政權「合作」，調派法西斯便衣特務人員配戴校友會徽章，冒充校友，與前后台工作人員一道「服務」，以更好控制現場，並辨認入場的左翼人士。趙、許、杜三家店不但對這次演出假公濟私，1968年各校友會為創辦獨立大學所籌得的義款，到今天他們也還沒有

交出來。

(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們也說「到來向朋友們致意」，我們覺得事實已很清楚，你們已受誤導來馬，是犯了錯誤，在客觀上起着模糊群眾的作用，因為在我國由於反動派長期以來推行民族迫害政策，進行種族主義詭詐的結果，種族主義妖焰異常囂張。對這一局面，陳修信、顏德堯一伙所吹噓的所謂「團結華人社會支持拉扎克政權以鎮壓馬來亞極端分子，並向他們展示力量」(你們的演出也是他們利用以展示力量的一種)，而馬共却通過「革命之聲」電台號召人民武裝起來，對挑釁分子進行武裝反擊。我們熱烈地響應馬共的正確號召，決不上敵人的當。因我們對你們這次犯下的幫助敵人模糊群眾鬥爭方向的嚴重錯誤，十分的痛心，但保留批判的權利。

此致

革命敬禮！

一群愛好健康文藝的青年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

註：3月20日的信已通過貴團員畢耀棠君轉與羅君雄導演。

拉扎克 把政權交還人民

人夫

二月一日拉扎克傀儡說什麼偽「政府的「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消滅貧窮，不論他們屬下那一個種族的人民……」

話說得倒蠻好聽。告訴你吧拉扎克，馬來亞各族人民要真正的消滅貧窮，也要消滅富有的少數官僚、壟斷資本家！應該把你們所有剝削人民的財產，掠奪人民的土地，統統拿出來分給工農群眾，把政權交還人民，由人民當家作主，那才是消滅貧窮。假如你不這樣做，馬來亞人民將會給顏色你們看的！

(接第七版)

，是理所當然的。

說到救災，我們更是切齒痛恨，反動派自己不積極救災，也就算了，它還不准人民自救呢，它成立一個所謂「救災中心」壟斷一切救災工作，任何人士或團體若不得「救災中心」的批准，不得向公眾人士籌集賑款或衣物等，也不得分發物品給災民。而這「救災中心」的所作所為，不但充滿種族偏見，而且貪污竊掠，美其名曰：救災，實是搜括民財，真正需救濟的災民，並無受惠。你們這次演出所籌得的義款正是要通過這「中心」去分發

給災民的，其結果若有百分之一用於災黎身上，則幸甚矣！

我們——群擁護健康文藝的青年，對你們這次被反動派利用以欺騙群眾，模糊群眾和迷惑群眾對反動派的鬥爭，深深地感到遺憾。我們緊記毛主席的教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堅決響應左翼人士的杯葛運動，站在左翼人士一邊，一起揭穿主辦當局的陰謀鬼計！

此致

革命的敬禮！

一群愛好健康文藝的青年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日



針鋒相對 決不妥協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十日廣播〕拉扎克集團悍然宣布修改偽憲法，這是拉扎克集團對各民族的新的嚴重的挑釁。

在最近開場的議會丑劇中，拉扎克重彈濫調，瘋狂地煽動馬來沙文主義，向人民發出無恥的恫嚇，他叫嚷：如果反對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那一套 罩着民族外衣的階級壓迫政策，“五·一三”悲劇將會更廣泛地漫延，而後果將會更悲慘。拉扎克這一伙“五·一三”殺人兇手，因為作賊心虛，十分敏感，十分害怕人民追究它們的罪責，千方百計地顛倒黑白，企圖逃避人民的懲罰。

在這次偽下議院會議上，拉扎克更加露骨地企圖禁止人民辯論及爭論“五·一三”事件是怎樣和為什麼發生的問題。拉扎克集團的大小噍囉也發出狂妄的威脅，有的還叫喊什麼“所有政黨如果不修改章程和綱領，都將是犯法的”。老實說，這些野獸一般的嗚叫，只能嚇倒神經衰弱的人，只能嚇倒那些出賣靈魂去換取一筆津貼的議會迷，無產階級和各民族勞動人民是嚇不倒的。拉扎克集團越是敏感，越是害怕人民追究它們殺人的罪責，我們越是要追根究底。對於“五·一三”事件是怎樣和為什麼發生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講，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直講到拉扎克這一伙殺人兇手被押上人民法庭償還血債為止。對於拉扎克集團帶着馬來民族的假面具，冒充全體馬來同胞的代表，勾結帝國主義和其他民族大買辦資產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馬來族工農兄弟和其他民族勞動人民的一切罪惡陰謀，我們要天天揭露，月月揭露、年年揭露，使這一小撮佔人口不到百分之幾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無處容身；使它們製造民族仇恨、發動民族屠殺的陰謀不能得逞。

革命導師列寧指出：“反動的或黑幫派的民族主義，力圖保證使一個民族享有特權，而使其餘一切民族，安於躊躇的、不平等的，甚至是根本無權的地位。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民族主義者，對這種民族主義都只能採取完全敵對的態度。”拉扎克集團散播和推行的馬來沙文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反動的民族主義列寧又說：“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力圖借攻擊異族人來愚騙和腐蝕工人階級，以便於麻醉工人階級，覺悟工人對這一點的回答是：在實踐中堅持各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團結”。列寧教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堅持這樣的原則：“決不容許對任

何民族執行那怕是極輕微的壓迫，絕不容許一個民族享有任何特權，國內各民族絕對平等，並無條件地保護一切少數民族的權力；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語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權。”列寧還教導我們：“自覺的工人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一切民族特權，但是，他們並不以此為限，他們在同一切民族主義，甚至對新式的民族主義作鬥爭的同時，不僅要堅持在同反動派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行的鬥爭中，使各民族的工人團結起來，而且，還要堅持使他們融合起來”。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動勢力在全俄鞏固起來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

我國無產階級和各民族勞動人民要遵照列寧的偉大教導，同拉扎克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為武器，去打擊和挫敗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列寧在揭露俄國統治階級壓迫和屠殺非俄羅斯人的勾當時，曾經這樣寫道：“……單是軍事力量已顯得不夠，必須爭取民族的種族的仇恨，必須把城市的、然後當然是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中最落后的階層組成黑幫，必須設法把市民中一切反動份子集結起來保衛王座，必須把警察從小股的鬥爭變成一部份人民反對另一部人民反對另一部份人民的鬥爭”，換句話說，反動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把煽動民族仇恨，發動民族屠殺當作進行垂死掙扎的一種手段。回顧一九六九年五月大屠殺事件，以及從那時以來，拉扎克集團的一系列馬來沙文主義政策，事情難道不正是像列寧所說那樣嗎？

這一次議會丑劇的上演，又一次證明：要徹底挫敗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的陰謀，必須打倒拉扎克集團的統治，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拿起武器，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之外，沒有別的道路。妥協、幻想不僅是不切實際，而且是自尋死路，各民族人民要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民族平等，大力開展武裝鬥爭，為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



強烈譴責英帝的反動步驟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十日廣播〕英帝國主義二月廿二日悍然宣布恢復向南非出售武器，這是英國壟斷資產階級為扶植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維護它在南非的殖民利益而採取的又一反動步驟。

英帝的這一決定是保守黨政府外交大臣休姆在英國下議院宣布的。在休姆宣布這個決定后不到一小時，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馬上宣布，南非要向南非訂購七架直升飛機。休姆廿二日在下議院還露骨地說：“至於進一步向南非出售武器的問題，必須由我們自己作出判斷，根據英國的利益來判斷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 英聯邦總理會議上，英帝由於頑固堅持要向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出售武器的反動立場，而受到一些國家代表的反對。英帝的走狗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為了幫助英帝擺脫險境，串通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白種人英聯邦國家的代表，大搞幕後活動，拼湊了一個所謂八國研究小組，來研究英國向南非出售武器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緩兵之計。英聯邦總理會議結束才一個月，英帝就宣布了這個反動的決定，這又一次表明，英帝的反動本性至死不變。拉扎克集團是八國研究小組的成員，原

想在這個小組里為它的主子出一臂之力，可是，英帝上述決定，却使它進退兩難，因而，被迫選擇了一條既不反對英帝的決定又可欺騙輿論的出路。李光耀集團到現在為止，仍熱衷不作聲，這又一次暴露了它們的走狗面目。

英帝扶持南非反動政權的政策，一直得到美帝的支持和鼓勵，英帝廿二日的決定宣布之后，美國官方一直默不作聲，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說：“對於英國的舉動，華盛頓將不發表評論。”這是毫不奇怪的，美英帝國主義在共同維護殖民利益，鎮壓各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反革命事業中，一貫互相勾結，狼狽為奸，英帝一貫充當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的幫兇，去年年底，藉藉訪問美國前夕，瘋狂吹捧尼克松政府的所謂越南化政策，說它是現實主義的政策。最近美帝及其西貢走狗大舉入侵老撾，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美帝政府發表聲明，叫囂美帝及其走狗侵略老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說什麼“這次看來很可能確保美國的越南化政策繼續取得進展”。而且公開支持美帝新的戰爭冒險，無恥地污蔑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侵略，為美帝開脫侵略的罪責

(轉入第十版)

巴黎公社萬歲！

(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編輯部文章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十七日廣播)今年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一百週年紀念日。

一八七〇年七月,爆發了普法戰爭。九月二日,法軍遭受慘敗,法國皇帝拿破崙第三被俘。九月四日,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國,同一天,一伙資本家、地主的代表人物,組成所謂國防政府。從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們就陰謀勾結入侵的敵人,共同鎮壓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

一八七一年一月,賣國政府向敵人投降。這是它們一連串通敵勾當的結束,同時,又是它們在敵人協助下,對共和國和巴黎發動內戰的開端。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賣國政府發動突然襲擊,妄圖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裝。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一致奮起自衛,粉碎了敵人的攻擊,並接着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巴黎公社萬歲!」的呼聲,響徹了全城。領導起義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在三月十八日的宣言中宣告,巴黎的無產者已經了解到,以掌握政權來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他們必須立即履行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力。

巴黎公社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是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這一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著作中寫道:“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了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對巴黎武裝起義的勝利和巴黎公社所採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馬克思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忍受了六個月的飢餓和破壞之後,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舉行了起義,歷史上找不出這樣偉大的範例。”

巴黎公社的旗幟是解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歐美統治階級把公社當作是對舊世界奴役和剝削制度的致命威脅。它們迫不及待地聯合起來,支持法國反動力量,對公社實行殘酷的鎮壓。由於當時法國還沒有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由於公社還沒有能夠把廣大農民同盟軍團結在自己周圍,並且對反革命原則,始終保持着純粹防禦的立場,因此,在敵人的瘋狂進攻底下,公社終於失敗了。

巴黎公社雖然僅僅存在了七十二天,但是她的意義是偉大的,影

響是深遠的。馬克思寫道:“英勇的三月十八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她的英烈們永久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在巴黎公社臨近失敗的時候,馬克思作了科學的預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

巴黎公社的基本的主要的原則是什麼呢?馬克思在公社失敗後指出:“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應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力。”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摧毀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贏得真正的解放。

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公社的原則果真一再表現出來。四十六年後,在列寧的領導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終於贏得了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再過三十二年,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偉大的中國革命又贏得了勝利。俄國革命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列寧主義的階段。中國革命的經驗,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毛澤東思想的階段。從根本上說,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都是戰勝了形形色色背叛公社原則的修正主義思潮的結果,都是公社原則的勝利。

革命的發展總是曲折的,公社的原則雖然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不等於社會主義革命將一帆風順地向前發展,階級鬥爭並不以人們的主觀意旨為轉移。老的修正主義破產了又冒出新的修正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繼承老牌修正主義衣鉢,還是把攻擊的矛頭主要針對公社的原則。它們鼓吹着“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全民國家”……等等。歸根到底都是要否定暴力革命的理論,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換句話說,都是要推翻公社的原則。

由於克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背叛,蘇聯這個列寧、史大林締造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存在了將近四十年之後,改變了顏色。如果說,巴黎公社是在外部敵人的進攻下,被搞垮的,那麼,蘇聯則是被內部敵人顛覆的。蘇聯的退化變質,從反面給國際無產階級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正是在蘇聯逐步退化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制定了一系列理論、方針政策,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粉碎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鞏固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豐富和發展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開闢了一條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道路,這就無比增強了各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勝利信心和鬥爭勇氣。

當前,國內外的革命形勢大好。我們堅定不移,在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以前,巴黎公社的原則必將一再表現出來。在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的時候,我們要重溫公社的歷史經驗,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揭露現代修正主義的叛徒面目,更高地舉起武裝鬥爭偉大紅旗,在反對帝、修、反的鬥爭中,爭取更大的勝利。

(接第四版)

民和中小資產階級。華族工農群衆和其他革命群衆,一貫同馬來族、印度族及其他民族的工農群衆,堅持緊密的團結,因為他們是自己階級兄弟。華族工農群衆也和其他民族的工農群衆一樣,決不和大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以及地主階級講團結,因為這些反動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各民族人民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是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大團結的基礎。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殖民統治,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人民團結的唯一的目的。各民族人民的大團結必須以工農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粉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罪惡陰謀。

(接第九版)

但是,帝國主義奴役亞非人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英帝恢復向南非出售武器的反動步驟,必將進一步激起英國人民、非洲人民、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強烈譴責。美英帝國主義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勾當,必將遭到更可恥的失敗。

英國二百萬工人舉行全國大罷工 反對鎮壓工人鬥爭的反動“法案”



【中國新聞社北京22日訊】倫敦消息：大約二百萬名英國各行業工人不顧英國當局和職工大會少數反動頭目的阻撓和破壞，在十八日舉行二十四小時全國規模的大罷工，抗議英國政府炮製鎮壓工人鬥爭的“勞資關係法案”。各地的罷工工人十八日還分別舉行集會或游行示威，強烈抗議統治集團加緊策劃鎮壓工人鬥爭的措施，這是英國工人鬥爭史上罕見的一次大規模政治性罷工。

這次大規模罷工鬥爭使汽車、造船、碼頭、飛機等行業的壟斷資本家遭到很大損失。據英國報紙估計，這次罷工使壟斷資本家總共損失了大約七千萬英鎊。同時，罷工使英國統治集團在政治上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廣大英國工人對“勞資關係法案”的日益激烈的反對，使英國統治集團和職工大會的少數反動頭目感到十分恐慌。英國首相希思在議會中驚呼，這次罷工是“有政治動機的”。他還同職工大會的少數頭目

舉行會談，策劃應付危機的辦法。

在工人舉行罷工的同時，英國職工大會在倫敦郊區克羅伊登舉行了“特別會議”。會議在職工大會少數頭目的操縱下通過了限制工人反對“勞資關係法案”鬥爭的決定。一些行業工會的代表對職工大會少數頭目的這種行徑表示強烈不滿。他們在發言中指出，統治集團炮製“勞資關係法案”是對工人階級的最惡毒的進攻。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採取戰鬥的行動，反對這個法案。有的代表還在會上憤怒地控訴了壟斷資本為挽救經濟危機而採取製造大量失業和惡性通貨膨脹等辦法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表示要堅持進行反對壟斷資本的鬥爭。

在會議大廳的外邊，大約七、八百名來自英國一些城市的工人冒雨舉行了會議，強烈反對“勞資關係法案”。

英國壟斷資產階級炮製“勞資關係法案”的目的在於剝奪舉行自發罷工的權利，鎮壓英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法案”規定，工會如果“煽動不合憲法的罷工”將被處以高達十萬英鎊的罰款。“法案”甚至還抄襲臭名昭著的美國塔夫托—哈特萊法，規定在舉行較大罷工之前要有六十天“冷切期”，以便陰謀破壞罷工。這個“法案”出籠後，遭到了廣大工人越來越強烈的反對。

一日，新人民軍在伊薩貝拉省的聖阿古斯丁鎮打傷敵軍“老鷹”特種部隊的一個伍長。

新人民軍還積極開展宣傳活動。最近兩個多月來，中呂宋和北呂宋的許多地區，到處出現新人民軍的標語和傳單，有的標語還貼在敵軍經常出沒的公路的路標上。這些標語和傳單號召人民拿起武器同美菲反動派戰鬥，號召反動軍警的士兵和下級軍官調轉槍頭，參加新人民軍。廣大農民群眾紛紛參軍，新人民軍迅速發展壯大。據報導，僅伊薩貝拉省，自去年八月以來，新人民軍的人數就增加了三倍，這個省的反動軍事頭目驚呼，新人民軍已經“局部或全部地”控制了這個省二十個鎮中的十二個鎮。

據報導，在南呂宋新怡詩夏省和北呂宋新比斯開省，新人民軍開展的武裝鬥爭也在迅速發展。

菲律賓新人民軍

在中呂宋和北呂宋地區頻繁打擊敵人

【中國新聞社北京3月22日訊】馬尼拉消息：菲律賓新人民軍今年以來在中呂宋和北呂宋的許多地區頻繁打擊敵人，取得了新戰果。

據馬尼拉報紙報導，二月十五日新人民軍在中呂宋打拉省襲擊了卡帕斯鎮庫庫村，打死一名充當反動“保安軍”特務的偽村長。二月二十三日，新人民軍打死了康塞普西翁鎮“美國之音”無線電台轉播站的警衛長和一名士兵。在這之後，新人民軍又襲擊了設在卡帕斯鎮美國軍事基地的美國海軍無線電轉播站，打死了這個站的警衛長。三月一日，新人民軍在卡帕斯鎮襲擊了“保安軍”的一個哨所，破壞了這個哨所的無線電設備。此外，新人民軍在一月九日還襲擊了“保安軍”五十一營的一支特遣隊。二月二十八日，新人民軍在中呂宋的邦板牙省殲敵三名。

今年以來，北呂宋的一些省分也傳來了新人民軍的捷報。據馬尼拉報紙報導，新人民軍三月五日在阿布拉省聖胡安鎮基達奧村，伏擊了“保安軍”的一個巡邏小組，殲敵兩名。一月十七日，新人民軍在南伊洛科斯省巴台鎮基馬拉揚村，伏擊了“保安軍”的巡邏隊。三月

南南方和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罪行，介紹了越南南方軍民在抗美救國戰爭中所取得的輝煌勝利。

信中說：“尼克松政府妄圖通過軍事冒險、通過延長戰爭和把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來奪取優勢。但它們遭到了五千萬印度支那人民無敵力量的堅決抗擊，它們必將被徹底打敗。”

信中說：“越南南方人民決心高舉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的反美旗幟，努力實現偉大的胡志明主席的神聖遺囑，忠於一九七〇年四月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聯合聲明，同全國同胞一起，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老撾人民並肩在一起，堅持和大力促進抗擊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神聖抗戰，直到取得徹底的勝利。”

阮友壽在信中對一貫同情、支持和幫助越南南方人民正義鬥爭的

世界人民表示深切的感謝，並且懇切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與主持正義的人民加強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爭取自己的神聖民族權利的鬥爭，堅持譴責和採取行動，以制止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極其危險的新的軍事冒險。

信中說：“二十一年來，美帝國主義接連遭到了慘重失敗，現在，不管它頑固和好戰到何等地步，也一定擺脫不了失敗。越南南方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事業和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主、和平與社會進步的鬥爭事業一定勝利。”

阮友壽就

“越南全國反美日”

寫信給全世界人民

【中國新聞社北京22日訊】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阮友壽律師，三月十六日就“三·一九”越南全國反美日寫信給全世界人民，呼籲全世界人民加強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人民的正義鬥爭。

阮友壽在信中揭露並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二十一年來加緊侵略越



血的控訴！

〔按語〕李光耀走狗集團對我獄中戰友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法西斯迫害，它們的獸行令人髮指，罄竹難書。正在持續絕食絕飲鬥爭的八位女戰友已決定控告法西斯當局（案定於本月卅日上午十時在偽高庭開審），揭露兇犯的罪行。獄中八位女戰友都作了口供書，血淋淋的事實，掩蓋不了墨寫的謊言，我們將把這些血的控訴呈放在世界人民的眼前。現在我們先刊登其中的三份，希望廣大的群眾加以支持、加以宣傳、加以暴露！

劉麗英：七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十五分在明月灣黑牢的口供書：

我於七〇年五月四日被調來此監禁。明月灣黑牢的條件是較我以前被監禁的牢房更為惡劣。我於五月二十三日和獄中其他女被扣者寄一封信給偽內政部長林金山，並提出八項要求。但是我們得不到任何答覆。

在七〇年五月期間，監獄總長告訴我和其他被扣者，每天我們必須作五小時的犯人工作。我們告訴他，我們不願意作。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做這些工作，我們將受到監禁。在七〇年七月期間，總長和女獄長來，女獄長告訴我和其他被扣者，如果我們要做，它可以運來機器。我們的回答是：不！

在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和其他的被扣者開始進行絕食鬥爭。這場絕食鬥爭一直持續到今天。

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些男獄卒向我強塞膠管灌牛奶水。我覺得我是受到無禮的凌辱。這樣無禮、野蠻的每日強灌飲料行動，一直繼續到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當我被調到其他地方為止。即使在那地方，我也是被強塞膠管灌牛奶水。

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一監守職員和二獄卒前來我的牢室。二位獄卒強扭我的雙臂，弄傷我的右肋節。它們強拉我的頭髮，並用鑰鑰扣住我的手和腳。然後，那監守職員就把我強推倒在床上，我的左腳撞到床沿因此而受傷。這個監守的男職員我知道它是姓楊的。那兩個強扭我雙臂的獄卒是518號和237號。它們全是馬來人。

這事件過後，我受到強暴的塞膠管和灌牛奶水。這些暴行使我的背部、雙臂、手、肩部和腳，全是一片烏青的傷痕。我的雙頰也浮腫、我也失掉二顆牙齒。它們先用暴力緊壓我的面頰，用金屬物強硬弄開我緊閉的嘴唇，致使我的嘴唇受傷出血。然後，它們又用金屬器強硬弄開我的牙齒，致使我的二顆上門牙完全脫落。

七一年三月二日，一監獄守衛特務名字叫S i v a在我的面頰猛擰二巴掌，致使我的右頰出現烏青。在七一年三月三日當我的母親和

兄弟來探獄時，我把全身的傷痕出示給他們看。三月六日，我的律師來探訪時，我也向他出示。

自從七一年三月十日（星期三）晚上，它們就停止向我強灌牛奶水。

黃蓮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於明月灣牢房的口供書：

我是於七〇年七月十八日被調來此監禁。

七一年正月十九日，在一次強灌牛奶水時，我的雙手被向后反扣。在它們強灌牛奶水後，它們還是拒絕弄開手鐐。我提出強烈抗議，同時要求它們即刻釋放我。一個特務名叫S i l v a向我的左面頰猛擰一巴掌，致使我的雙頰感到疼痛。我面頰的烏青出現差不多將近一星期。

我反抗它們強灌牛奶水，致使我的身體一直出現烏青。

在強灌飲料時，我的頭部受到向后拗，致使我的雙目變白。它們強暴的向我的雙目壓擠，我的頭髮也被強拉，直到我不能再長久站立為止。

在我的雙臂和雙腳，都出現烏青。現在才逐漸消失。

自從十一號開始，它們已停止再進行強灌飲料。每天被強灌飲料三次。從十號傍晚，它們就停止強灌。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進食任何食物和飲料。

全部時間我都受到單獨監禁，我每天只獲得二次，每次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出來外面。這是發生在三月十號以前，現在我是和其他被扣者關在一室內。

吳平華（二十歲）：三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十分於明月灣牢房的口供書：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被反動派野蠻逮捕，於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八日被調來此（按：指明月灣黑牢）監禁。

我會受到連續三天二夜的疲勞審問。它們把我關在冷氣房，巴掌擰在我的臉上，拉我的頭髮。一位特務用煙灰碟敲擊我的頭。它們強迫我作上下蹲運動達三百次。它們也用垃圾桶向我拋擲。它們用香煙蒂炙我的嘴。其中一個更向我的右

肩猛擊。

在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和夜晚，我被扣上手鐐和塞住口，每次達二小時之久。在晚上，我的雙腳也被鍊繫。

在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它們用同樣方法來迫害我。它們很多人把我強推在床上。有時我的雙臂被扭，遭受強蠻灌飲。一個特務名字叫K . H . 陳，一天晚上強扭我的雙臂，強灌飲料。有好幾天我的雙臂感到很不自在。

那個野蠻塞我的口的，就是監獄總長。

一個姓林的副監獄總長用一塊布條綁我的嘴，致使我的口部出血。

一個叫鄧思芳（Tang S e e F o n g）的特務用腳鏈把我的雙腳繫在椅腳下。

監獄總長告訴我，它之所以要對我採取這些迫害行動是因為我幾乎要把所灌下的飲料吐出來。即使在強灌飲料之後，監獄總長也反對把膠管從我的嘴裡拿出來。在膠管未被取出前，我們就連膠管的被推到水盆里。

在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些獄卒拉我的頭髮。在被強蠻灌飲前，我們從樓上被拖到樓下。有一次，我的面部撞牆，以致引起一片烏青的傷痕。因為被這樣拖拉，我的手和腳都引起瘀傷。這些傷痕已逐漸消失。

它們用金屬物強蠻弄開我的嘴，致使我的嘴唇受到割傷。它們同時壓擠我的面頰，致使我的面浮腫。有時我吐血。我的喉嚨也浮腫。我的胸部感到疼痛。

在七〇年二月（按：可能為七一年二月之謬誤），我的妹妹探訪時，我向她出示瘀傷的痕跡。我的父親也看到這些傷痕。

它們有時把我的頭部強拉向上灌飲，致使我的頸項感到疼痛和難于扭轉頭部。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103天！



走狗李光耀：現在沒有 5 分的，誰叫你們不要搭遠一點！

亞木
2/1/71



折損半數 M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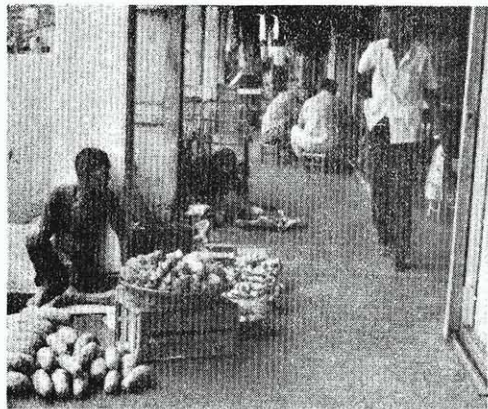
折損半數

M作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痛殲反動派的巡邏隊！

馬人作



↑ 沒有偷、沒有搶，李光耀走狗還說小販們“以身試法”。

“民主、繁榮、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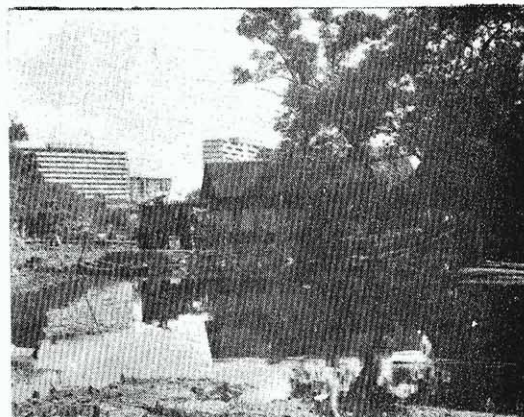
在壟斷外資與拉李走狗集團的層層剝削和迫害之下，苦難深重的馬來亞人民，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物價一天天的上漲、苛捐雜稅又壓得人民透不氣來，還有，再加上殺人的法律，人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保障。

“民主、繁榮、快樂”

墨寫的謊言怎能掩蓋得了血寫的事實？

本期所刊出的五張照片是受護和關心本報的讀者來人君的作品，雖然是初學，但我們亦非常歡迎，從這些我國苦難的同胞的生活寫實照中，我們便可以看出“民主、繁榮、獨立的共和國”到底是人間的天堂抑或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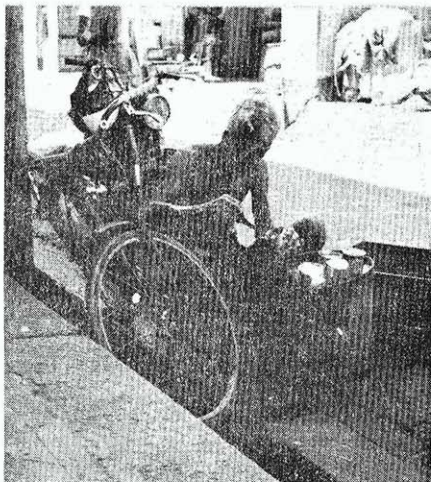
我們希望國內外的讀者們能本着一貫的關心和支持，多多為我們提供資料，無論是照片或漫畫，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 “歷史的陳跡”



← 是生活的担子折磨得他透不過氣來！



↑ 富者愈富，窮者更窮！

→ 既是居者有其屋，何以無處可安身？

